

# 几本“闲书”度寒假

○ 徐晟

放了寒假,照例要整理书架。手指滑过书脊,看到那几本夹在教案间的、颜色“跳脱”的书,心里便松快起来——这便是我的“闲书”了。

所谓“闲书”,在我的定义里,大抵是与“正业”无涉的书。它们不为了应付任何一场考试,不直接解答教学上的某个疑难,也未必能立刻换成什么实在的功绩。它们像我精神家园里特意辟出的一角小园,只随意栽些花草,任其滋长,图的就是那份无用的自在与欢喜。当了一年“教书匠”,脑子里绷着的弦,多是知识点、得分点;嘴里翻来覆去的,也常是严谨却难免板正的道理。这时候,便格外需要这些“闲书”来透一口气,让我记得生活与思想的天地,本可以更辽阔些。

这念头,或许是从我的老师那里传下

来的。记得上中学时,我的语文老师常在课尾几分钟,抛开课本,与我们聊几句《庄子》寓言,或是一首冷僻却耐人寻味的唐诗。他说,这些是“闲篇儿”,但人若没有一点“闲篇儿”在心里垫着,日子便过于干瘪了。这话,我年岁愈长,体会愈深。

这个寒假,我给自己列了个小小的“闲书”单子。

头一本,是汪曾祺的《蒲桥集》。文章短,写的多是草木饮食、人间烟火。我喜欢在午后,就着一杯清茶来读。读他写高邮的咸鸭蛋,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;读他写昆明的雨,缅桂花的香味儿仿佛能穿透纸背。读这样的书,收益是说不出来的。它不教大道理,却用最温暖的笔调,抚平了我被讲义磨得有些粗糙的心绪,让我重新感知生活纹理的细密与可爱。

第二本,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我读得慢,常在夜深时翻上几页。梭罗在湖畔林间的沉思,与我身处的喧嚣人间,恰成一种映照。他的文字像清冽的泉水,洗刷心头的浮躁。它给我的收益,是一种精神上的“疏离感”,让我能从日常奔忙中暂时跳脱,想一想关于“生活本质”那些看似无用的问题。这份沉静的诘问,于我是清醒的良药。

还有一本,是陈平原的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。这是一本关于读书的“闲书”,谈论读书的心态与趣味,轻松而恳切。读它,如同与一位博学而有趣的前辈灯下闲谈。他告诉你,不必总板着脸做“苦读”状;也提醒你,真正的阅读是“贴着文本细读”。这收益,是方法论上的“松绑”。它让我这个职业“教书人”,在假期里能暂时忘掉任务,回归到一个纯粹“读

书人”的乐趣中去。

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,寒气似乎也加重了几分。我拧亮台灯,暖黄的光晕笼着书页,也笼着这一室的宁静。炉上的水壶,适时地发出“呜呜”的轻鸣,水开了。

合上书,起身续茶。我知道,当寒假结束,铃声再响,我仍将回到三尺讲台。但我的心底,会藏着这段与“闲书”相伴的悠然时光。它们或许不会直接变成教案里的一行字,但我相信,它们会化作我眉目间的一缕舒展,言谈中的一点趣味,看待学生时多一分从容与理解。

这,便是“闲书”于我最好的收益了。它们不教我“何以为生”,却默默滋养着我“为何而生”的底色。这个寒假,有这几本“闲书”相伴,便觉心中满是安稳的富足。

# 读袁枚《十二月十五夜》

○ 安格

纵观清代短诗,能让人过目难忘的并不多见,袁枚的《十二月十五夜》却凭借其意境,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。“沉沉更鼓急,渐渐人声绝。吹灯窗更明,月照一天雪”,仅二十字便勾勒出清寂的雪夜美景。世人多感桑榆晚景的寒凉,却不知这腊月寒月的清辉里,藏着诗人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从容。这轮满月没有秋夜的张扬,却以“一天雪”的澄澈,照见了袁枚挣脱世俗桎梏、顺势而为的人生底色。

袁枚的人生,本是读书人艳羡的坦途。12岁中秀才,24岁登进士第,入翰林院,年少成名的他,起点已是旁人毕生

所求。可官场的规训与倾轧,终究消磨不了他骨子里的率性。翰林未得转正,外放县令七载,虽政声卓著却清廉自守,未积余财。34岁那年,他看透“俗吏”生涯的不堪,因父亲去世辞官养母——这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封建时代,无疑是惊世骇俗的选择。他不恋官场虚名,不困于“怀才不遇”的哀怨,正如《周易》随卦所言“随之时意大矣哉”,这份“放下”的勇气,恰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。

江宁(今南京)小仓山的随园,成了袁枚践行人生哲学的天地。他摒弃院墙,任人游赏,让园林回归自然本真;他

广收门生,即便女弟子也来者不拒,打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偏见;他以才子之名谋生计,润笔费、地租、学费支撑起优渥生活,既不故作清高,也不逐利失节。随园岁月长,他将日子过成了诗与远方:百尺“诗城”贴满四方赠诗,中秋月下与友人共品蒸瓷首,遍历名园佳肴后著成《随园食单》。

61岁的袁枚右足染疾,“望山无时登”的遗憾萦绕心头,纵使山河入梦,也只能困居家中。他的通透,在《十二月十五夜》的月色中愈发清晰。那“吹灯窗更明”的顿悟,恰似他挣脱官场束缚后的豁

然开朗;“月照一天雪”的澄澈,正是他不贪虚名、专注本心的写照。他不追求“食前方丈”的排场,只取“适口为珍”的实在;不执着于仕途的步步高升,却在诗文、美食、育人中成就了不朽声名。八十三载人生,他以“戒目食”的清醒避开世俗陷阱,以“随”的智慧拥抱生活本真,活成了封建士人中独树一帜的“鲜活自在之人”。

寒月清辉,穿越百年仍未褪色。人生不必困于他人定义的成功,不必执着于力所不及的虚名。人生亦当摒弃浮华,专注本心,在顺势之中得从容。

连载④

# 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王世贞听说后,第一时间跑来与谢榛商量。

谢榛说,怎么着也得去监狱里看看纯甫。

王世贞说,看自然要看,关键是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?

怎么救呢?

你去找崔元!

崔元。谢榛沉吟起来。

怎么着,你不愿意救沈纯甫?

不是!只是崔元以前对我说过,让我不要插手朝廷政事。

算了,我另想办法。王世贞说完,举步欲走。

别走,别走。让我想想。

想什么?要救沈纯甫,只能去找崔元。因为沈纯甫得罪的是严嵩,而崔元与严嵩关系很好。

这我知道。行,我马上去!

谢榛急忙雇了一辆马车,朝京山侯府赶去。

崔元听完谢榛的请求,不高兴地说,谢先生,不是我说你,你不应该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。你只管写好你的诗就行了。前段时间你就做得很好,让一个武士陪着你去渔阳一趟,写出几首好诗。你想解救沈炼,就不那么得体现了。沈炼把首辅骂得狗血喷头,换作是我,也得治他的罪!

谢榛歉然一笑,说,我给侯爷添麻烦。救沈炼,也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。

你的朋友多了!光与你喝过酒的,就有二三百人吧?

谢榛说,那都是泛泛之交。

你与沈炼,交情很深?

当然!

崔元站起来,一圈一圈地踱步。坐下后,崔元说,谢先生,你先回去。我趁严嵩高兴的时候给他说说,从轻发落!

谢谢侯爷!

锦衣卫监狱虽然难进,但王世贞毕竟是刑部官员。两个衙门交集很多,随便找个人通融通融,王世贞便得以与谢榛一同走进监狱,看望沈炼。

沈炼见谢榛、王世贞一齐进来,高兴地说,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忘不了我。李攀龙呢?

他去江苏办事去了。

我说呢。

谢榛看到沈炼脸上的血渍,怜惜地说,上言获罪,怎么还用刑呢?

沈炼说,这是人间地狱。朝廷气数,早晚让他们丧尽。

王世贞说,茂秦为了你去找崔元了,有可能从轻发落!

沈炼一听,却急眼了,说,元美,是你让茂秦去的?不应该!

什么不应该?我与茂秦不能看着你

在监狱里受苦啊。

受苦算什么?受苦,我也得说实话。

谢榛闻到一股腐臭味儿。这种味儿,他在浚县监狱里也闻到过。这是一种让人恶心的味儿、让人绝望的味儿、让人厌生的味儿。于是,谢榛说,纯甫,不能太过迂腐了。

沈炼站起来,大声斥责,谢茂秦,你不懂政治,不要乱说。我这可不叫迂腐,我是直言立朝。我不能看着大严小严胡作非为,贪污受贿。

王世贞也急了,说,纯甫,你不能这样对茂秦!茂秦不懂政治,但懂人情、懂侠义。你以为他跑到崔元府上为你求情,不需要勇气吗?你错了!

沈炼悲痛地说,正德朝,康海为了救李梦阳求情于权监刘瑾,现在茂秦为了救我又求情于外戚崔元!悲哀啊悲哀,如今怎么是非颠倒、黑白不分了呢?!说完,竟然呜呜地痛哭起来。

一时,弄得谢榛、王世贞十分难堪。两个人对视一眼,摇摇头。

待沈炼平静下来,谢榛、王世贞你一言我一语地抚慰。沈炼是有大胸怀的人,刚才的悲痛,并非因为一己之私,而是想到了国运的衰退。面对两个好友,他不能一味地悲哀。于是,他振作精神,说,谢谢二位前来看我,谢谢二位想法解救我。但是,我的骨头是硬的,既然我敢

上疏弹劾姓严的,就不怕有什么坏的结果。

谢榛说,纯甫,你要保重,你出去后我们还要一块喝酒呢。

王世贞说,纯甫,那我们先走了,抽时间再来看你!

也许是崔元在严嵩面前说了好话,沈炼于一个月后得到处理:释放回家,五日后谪居保安州。

李攀龙从江苏回到京师,听到这个消息,便召集几个朋友为沈炼压惊、送行。

参加宴席的,有谢榛、王世贞、李孔阳。

五个人,随意而喝。沈炼一如往日在酒场上所表现出的潇洒,大口大口地喝。王世贞看着沈炼,笑了一笑。这笑,被沈炼看到了,说,元美,你笑什么?

王世贞说,我想起你灌严世蕃酒的场景了。

沈炼一听,哈哈大笑,说,我当时气坏了,便上去拧着他的耳朵,把一大碗酒全都灌进他肚里了。灌完,他就一下子倒在地上。

怪不得他提起你便恨得咬牙切齿。李孔阳说。

我不怕他!他老子我也不怕。沈炼梗着脖子说。

(未完待续)